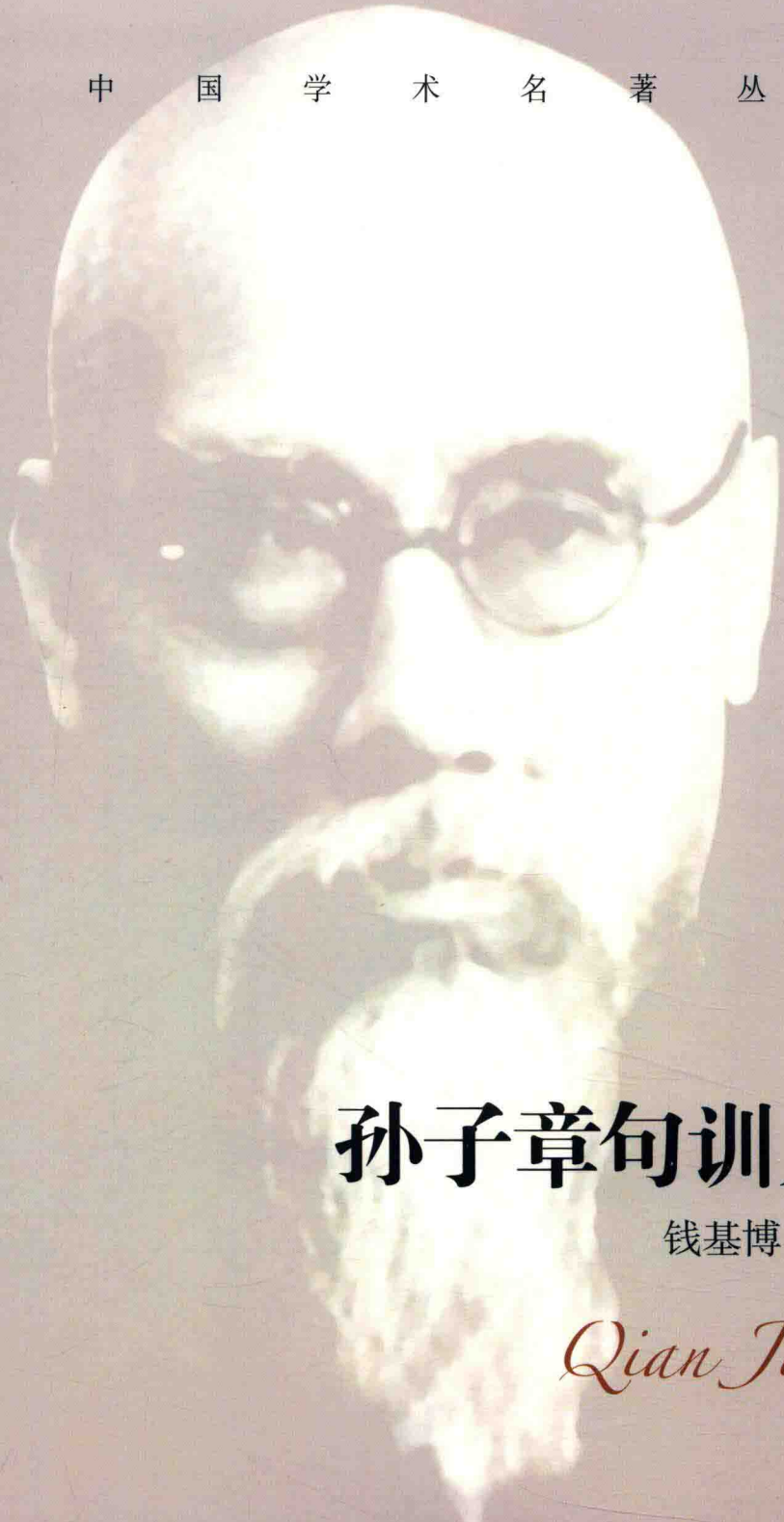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 国 学 术 名 著 丛 书



孙子章句训义 ①

钱基博◎著

Qian Jibo

非外借


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
孙子章句训义 (下)

钱基博


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钱基博 孙子章句训义 : 全 2 册 / 钱基博著 . — 长春 :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, 2017.3

(中国学术名著丛书)

ISBN 978-7-5581-2272-9

I . ① 钱… II . ① 钱… III . ① 《孙子兵法》—研究
IV . ① E892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52515 号

钱基博 孙子章句训义 (全二册)

著 者 钱基博
出版策划 杜贞霞
责任编辑 齐 琳 史俊南
封面设计 映象视觉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字 数 358 千字
印 张 28
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电 话 总编办: 010-63109269
发行部: 010-69584388
印 刷 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581-2272-9

定价: 68.00 元 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虚实篇第六

（解题）李筌曰：“善用兵者，以虚为实。善破敌者，以实为虚。”杜牧曰：“夫兵者，避实击虚，先须识彼我之虚实也。”张预曰：“《形篇》言攻守；《势篇》说奇正。善用兵者，先知攻守两齐之法，然后知奇正；先知奇正相变之术，然后知虚实。盖奇正自攻守而用，虚实由奇正而见，故次势。”

基博按：《计篇》曰：“势者因利而制权也。”《势篇》曰：“三军之众，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，奇正是也。兵之所加，如以碣投卵者，虚实是也。”虚实可以因利；奇正所以制权。而《虚实篇》者，所以尽《势篇》之用；欲因利而制权，则不可不知敌之虚实；而欲知敌之虚实，故“形人而我无形”。张预言：“虚实由奇正而见”；吾则谓奇正由虚实而见；虚实所以立势之体；奇正所以妙势之用。“兵之形，避实而击虚”，一语破的，可以揭近代战术运动战之要！运动战之解释不一；而法国陆军总司令加曼林将军乃为明确之论说，谓：“假定军队不足以控制战略正面，则地域之空间自由必大；而一语自由之空间，斯可以明运动战之定义。”篇中言“攻其所不守”，“守其所不攻”，“进而不可御”，“退而不可追”，皆以明

运动战之必善用空间，而毋局于一隅以自坐困也！《虚实篇》为运动战之说明；而以下《军争》、《九变》、《行军》、《地形》、《九地》五篇，则以明运动战不能不受兵情地势之制限！惟明乎运动战之义，而后尽奇正之变，不可胜穷也！

孙子曰：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；

（训义）张预曰：“形势之地，我先据之以待敌人之来，则士马闲逸而力有余。”

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；

（训义）梅尧臣曰：“先至待敌，则力完；后至趋战，则力屈。”张预曰：“便利之地，彼已据之；我方趋彼以战，则士马劳倦而力不足。”

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。

（训义）杜牧曰：“致令敌来就我，我当蓄力待之；不就敌人，恐我劳也。”王皙曰：“致人者，以逸乘其劳；致于人者，以劳乘其逸。”

基博按：《孙子》论兵，颇主主客之说，谓主致人，客致于人；客处劳而主处逸，守为主而攻为客；尤以攻为大戒，曰“攻城则力屈”；曰“下政攻城，攻城之法为不得已”！其说与英、法兵家之论同，而与德则异！德之兵略，原于菲烈德立大王，以谓：“胜利者，前进也；使强有力而不乘人不虞以攻其无备者，其人则愚人也；为国则愚国也！”于是一脉相承，谓：“非攻不足以制胜！苟失时机以坐待敌攻，不啻自杀！”《孙子》言“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”；而德之兵家，则曰“善战者攻人而不攻于人也”！自希特勒炫其闪电战以来，环球耳目一新；进攻之胜利，昭然若揭！吾国谈兵者颇炫其说而论攻之为利；然言不要以若是其几也！德国克老山维兹论兵主攻，而读其著书，第六卷论守，未尝不言守之致人，攻之致于人，而足以发

《孙子》之义；其持论以谓：“守之为言拒敌之进攻也；而所以为拒，在待敌之进攻耳！不明乎待，不足以言守；而守易于攻者，则以攻者所徒费之时间，无不资守者以便利也！抑攻之所以不如守者，尤在守者得地利以为用也！夫战之所以为胜，不出三端：曰奇袭。曰地利。曰多面攻击。攻者可以奇袭，亦可以多面攻击，而地利，则为守者所擅有！所谓地利者，非断崖绝壁，广谷大川，足以阻攻者前进，河山之险之谓；而用以隐蔽军队配备之土地，亦无不与焉！惟守者为能利用土地以隐蔽军队配备，而攻者则不能！攻者之行军也，不得不循测识，意拟之道路前进；而守者则以熟知当地之形势，厄险阻，构阵地，不现其姿势以行配备，而待敌之进攻。攻者未至决战之时，则不知守者之如何利用地形以为配备焉！此地利之所以为守者所擅有也！至奇袭之有利攻者，惟以全军当敌之全军而限于战略之奇袭；如战略之奇袭无成功；而战术之奇袭，则守者因地制宜之所优为也！多面攻击，攻者亦仅能以全军行之；而就各个部队之袭击言；则多面攻击之利，不得不让于守者；以军之展开及配备，守者得预为之地也。当三十年战争及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时，军之展开及配备，已为会战计划之主题，而战术之利，遂以属于守者；盖以守者得预先展开其兵力以配备之也。其后军队之机动能力增加，而攻者以占优势！于是守者据大河、深谷乃至山岳以争优势之转归。顾攻者之运动益疾捷，而分割队伍以行迂回，则守者又失据矣！于是守者不得不伸张其战线；而攻者则集中兵力，择守线兵力稀薄之地，而攻其瑕以突破之；则守者不知所以为守矣！于是守者集中兵力而不为展开，以伺攻势之开朗，然后挥兵应之，所谓内线作战，是也。于是守之远心性，以与攻之集中性，相对相杀！夫守者以待敌之攻，止而不动；而运动之自由，不得不让于攻者！攻者之包围及迂回，随时随地，可集中兵力以为多面攻击，由圆周向圆心集中，而兵力随前进以渐结合，则为力益

厚；此攻者之利也。然守者之结合兵力与运动而在内线行之；则所以强化兵力者，以视攻者之集中为大！而攻者之数面进攻以向一部队，大抵部队愈小，则愈有效；而推极以施于一人，则无不效！假有一军而受数方面之同时攻击，亦得以抵抗之；一师，则抵抗力稍减；一营，则惟在集团时，聊可抵抗；至于个人，则无能为力矣！然攻者集中之利，施之小部队而有效；而守者内线之利，扩之大空间而增加！何以言之？盖在数千步乃至半哩之内线而先敌所得之时间，未必较数日行程乃至二三十哩之内线上为大！狭隘之内线，为战术之问题；广大之内线，则战略之问题；而完成战略目的之时间，必较之达到战术目的之时间为大！抑又不仅此！战术运用之空间较小，方其会战，一方之派遣，无不在敌前行动；而立于外线者，无不即时警觉！若在战略，则以关系之空间较大，而一方之运动，至少一日之间，不为敌人所知；若以一部队而被派遣于远方往往亘数日而敌人不知之；则以大地之隐蔽，而运用之有方，则内线之利守者，不待言矣！”然则《孙子》所谓“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”，不以克氏之论，征而可信乎！夫战略战术，须因时以制宜，审势以求当。第一次欧洲大战，法人以守为战，寓战为守，以制德军之剽悍，而希特勒之闪电战，亦未尝不挫于攻苏，而德速战速决之计以堕！至在吾国言吾国，蔡锷将军有言：

“兵略之取攻势，固也；必须兵力雄厚，士马精练，军资完善，交通便利，四者均有可恃，乃足以操胜算。普法战役，法人国境之师，动员颇为迅速，而以兵力未能集中，军资亦虞缺乏，遂致着着落陷于防守之地位。日俄之役，俄军以交通线仅一单轨铁道，运输不继，遂屡为优势之日军所制，虽迭取攻势，终归无效。吾国兵力决难如列强兵力之雄厚，能否说到‘精练’二字，此稍知军事者能辨之；至于军资交通两端，更瞠乎人后；如此而曰吾将取战略战术上最有利益之攻势，乌可得耶！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，与其为孤注一掷之举，不如据

险以守，节节为防，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；俟其深入无继，乃一举而歼除之。昔俄人之蹴拿皇于境外，可师也！”诚哉是言，若为今日之抗战，烛照而数计也！日人之为国也，固好大而喜功，善兼弱以攻昧；夷考其兵略，陆军攻人而不攻于人；而海军则致人而不致于人，往往以逸待劳，而邀击敌舰于日本近海；观于日俄之战，不截击俄大西洋舰队于沿途，而伺之对马海峡，可知也！及其有事太平洋以逞志于美，始为劳师以袭远；而在一九四三年大举以进攻美之中途岛而大败！美国舰队总司令金氏声言：“此之大捷，中途岛陆上基地之飞机，歼敌炸舰之功为大！于是知敌国领海之有陆上飞机基地者，我海军亦不宜轻进以投死地！然美国一万三千万之业余战略家，持论以海军直捣三岛者，大有人在也！”既而日海军避不交绥，而美人则欲求一战而不得！美国海军观察家，则以谓：“日海军非怯也！将伺我海军深入，以运用陆上强大空军，而支援其舰队以歼我于一击也！”日人欲致美海军深入以歼之于日本海，而美人则欲致日海军出战以歼之于太平洋。盖致人，则势险而节短，而力有余；致于人，则长驾而远馭，以势处不足；孰为得失，必有能辨之者矣！

能使敌人自至者，利之也。

（训义）曹操曰：“诱之以利也。”梅尧臣曰：“何能自来，示之以利。”张预曰：“所以能致敌人之来者，诱之以利耳。”

能使敌人不得至者，害之也。

（训义）王皙曰：“以害形之，敌患之而不至。”

故敌佚，能劳之。

（训义）何氏曰：“春秋时，吴王阖闾问于伍员曰：‘伐楚如何？’对曰：‘楚执政众，莫适任患。若为三师以肆焉；一师至，彼必皆出；彼出则归，彼归则出；彼必道弊。亟肆以疲之，多方以误之，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；必大克之！’阖闾从之，楚于是乎始病，

吴遂入郢。”张预曰：“为多方以误之之术，使其不得休息。或曰：‘彼若先处战地以待我，则是彼佚也，我不可趋而与之战；我既不往，彼必自来，即是变佚为劳也。’”

饱，能饥之；

（训义）李筌曰：“焚其积聚，芟其禾苗，绝其粮道，俱能饥之。”杜牧曰：“我为主，敌为客，则可以绝粮道而饥之。如我为客，敌为主，则如之何？答曰：饥敌之术，非止绝粮道，但能饥之即是。隋高颎平陈之策曰：‘江南土薄，舍多茅屋，有积蓄，皆非地窖，密遣人因风纵火；待敌修立，更复烧之；不出数年，自可财力俱尽。’又曰：‘江北寒地，收差晚；江南土热，水田早熟；量彼收获之际，征兵上马，声言掩袭；彼必屯兵御守，足得废其农时。彼既聚兵，我便解甲。’于是陈人始病。”张预曰：“我先举兵，则我为客，彼为主；为客，则食不足；为主，则饱有余；若夺其蓄积，因粮于彼，馆谷于敌，则我反饱，彼反饥矣，则是变客为主也；不必焚其积聚，废其农时，然后能饥敌矣；或彼为客，则绝其粮道。”

安，能动之。

（训义）曹操曰：“攻其所必爱，出其所必趋，则使敌不得不相救也。”杜牧曰：“司马宣王攻公孙文懿于辽东。文懿阻辽水以拒魏军。宣王曰：‘贼坚营高垒以老我师，攻之正入其计。古人云：敌虽高垒，不得不与我战者，攻其所必救也。我直指襄平，则人怀内惧；惧而求战，破之必矣！’遂整阵而过。贼见兵出其后，果来邀之，乃纵击，大破之，竟平辽东。”张预曰：“彼方安守以为自固之术，不欲速战；则当攻其所必救，使不得已而须出。”

右第一节论致人而不致于人。

出其所必趋，趋其所不意。

（训义）基博按：两句承上开下。“出其所必趋”，承上致人；

“趋共所不意”，开下击虚。

行千里而不劳者，行于无人之地也。

（训义）曹操曰：“出空击虚，避其所守，击其不意。”张预曰：“掩其空虚，攻其无备；虽千里之征，人不疲劳。”

攻而必取者，攻其所不守也。

（训义）王皙曰：“攻其虚也。”张预曰：“善攻者，动于九天之上，使敌人莫之能备；莫之能备，则吾之所攻，乃敌之所不守也。”

守而必固者，守其所不攻也。

（训义）杜牧曰：“不攻尚守，何况其所攻乎！汉太尉周亚夫击七国于昌邑也，贼奔壁东南隅，亚夫使备其西北；俄而贼精锐攻西北，不得入，因遁走；追破之。”梅尧臣曰：“贼击我西，亦备乎东。”张预曰：“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，使敌人莫之能测；莫之能测，则吾之所守者，乃敌之所不攻也。”

基博按：我攻敌之所不守以乘其虚，亦必防敌之攻我所不守以乘我虚也；守其所不攻，则守固矣！

故善攻者，敌不知其所守；善守者，敌不知其所攻。

（训义）曹操曰：“情不泄也。”梅尧臣曰：“善攻者机密不泄；善守者周备不隙。”王皙曰：“云不知者，攻守之计，不知所出耳。”

微乎微乎，至于无形；神乎神乎，至于无声；故能为敌之司命！

（训义）王皙曰：“微密则难窥；神速则难应。”何氏曰：“武论虚实之法，至于神微，而后见成功之极也。吾之实，使敌视之为虚；吾之虚，使敌视之为实。敌之实，吾能使之为虚；敌之虚，吾能知其非实。盖敌不识吾虚实，而吾审敌之虚实也。吾欲攻敌也，知彼所守者为实，而所不守者为虚；吾将避其坚而攻其脆，批其亢而捣其

虚。敌欲攻我也，知彼所攻者为不急，而所不攻者为要；吾将示敌之虚而斗吾之实；彼示形在东，而吾设备于西；是故吾之攻也，彼不知其所当守；吾之守也，敌不料其所当攻。攻守之变，出于虚实之法；或藏九地之下以喻吾之守，或动九天之上以比吾之攻；灭迹而不可见，韬声而不可闻，若从地出天下，倏入间出，星耀鬼行，人于无间之域，旋乎九泉之渊。微之微者，神之神者，至于天下之明目，不能窥其行之微；天下之聪耳，不能听其声之神；有形者至于无形，有声者至于无声；非无形也，敌人不能窥也；非无声也，敌人不能听也；虚实之变极也！善用兵者，通于虚实之变，遂可以入于神微之奥。不善者，虽欲寻微穷神，而泥其用兵之迹，不能泯其形声，而至于闻见者，是不知神微之妙，固在虚实之变也。三军之众，百万之师，安得无形与声哉？但敌人不能窥听耳！”

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；退而不可追者，速而不可及也。

（训义）曹操曰：“卒往进攻其虚懈，退又疾也。”何氏曰：“兵进则冲虚，兵退则利速；我能制敌，而敌不能制我也。”张预曰：“对垒相持之际，见彼之虚隙，则急进而捣之；敌若能御我也！获利而退，则速还壁以自守；敌岂能追我也！兵之情主速，风来电往，敌不能制。”

基博按：法人蒲哈德著《德大将兴登堡欧战成败鉴》一书，以谓：“一九一四年，兴登堡攻俄之役，而有成功者，皆鲁登道夫之力；其不同于兴登堡者，兴登堡好攻坚；而鲁登道夫势取攻瑕而冲其虚，乘俄军运输应援之所不及而覆之；凡行军之地，不惟无铁道可通，亦无马路足以并骑而进；以故俄军不知其所守，而鲁登道夫之出兵，往往在俄人所备之外！至于炮兵、步兵为梯队之式，尤极精练，谓：‘欲战之胜，当先发制人，以轻骑疾进，继之以短径之炮，而后步兵大队继之，如是，必无不胜！而他人所以不能制胜，在不能轻骑

突阵，出人不意，乃以炮步兼行，臃肿不灵，恶能不败！然轻骑疾进而或有阻，即须疾退；万勿攻坚以顿兵挫锐，不如退后分散其队，疾绕出敌后，掩不备以攻不虞，最为胜着！盖轻骑一出，势无反顾，不能待炮队之援，只有直突而前，死里求生；若果止于半道，以待炮队之援，而为敌人所见，集中炮火，无不聚歼！’然鲁登道夫知用轻骑之有资于炮队；而轻骑时时后顾炮队之来，以次且不前，亦往往为敌所乘。鲁登道夫渐悟其非，则布阵为前稀后密，以轻疏列为第一线，屯重兵于第二线，而力控其有余，法人三为所败！既而法人知之，于是鲁登道夫亦败！”然鲁登道夫之所以进而不可御者，固以“冲其虚”也！

故我欲战，敌虽高垒深沟，不得不与我战者，攻其所必救也。

（训义）何氏曰：“如魏将司马宣王攻公孙懿，泛舟潜济辽水作长围，忽弃贼而向襄平。诸将言：‘不攻贼而作长围，非所以示众也。’宣王曰：‘贼坚营高垒，欲以老吾兵也。古人有言曰：敌虽高垒，不得不与我战者，攻其所必救也。贼大众在此，则窟穴虚矣！我直指襄平，必人怀内惧，惧而求战，破之必矣！’遂整阵而过，贼见兵出其后，果邀之，宣王谓诸将曰：‘所以不攻其营，正欲致此，不可失也！’乃纵兵逆击，大破之，三战皆捷。”

我不欲战，画地而守之；敌不得与我战者，乖其所之也。

（训义）曹操曰：“乖，戾也，戾其道，示以利害，使敌疑也。”梅尧臣曰：“画地，喻易也；乖其道而示以利，使其疑而不敢进也。”

故人形而我无形，则我专而敌分。

（训义）张预曰：“吾之正，使敌视以为奇；吾之奇，使敌视以为正；形人者也。以奇为正，以正为奇，变化纷纭，使敌莫测，无形者也！敌形既见，我乃合众以临之；我形不彰，彼必分势以防备。”

我专为一，敌分为十，是以十共其一也，则我众而敌寡；

（训义）杜佑曰：“我料见敌形，审其虚实，故所备者少，专为一屯；以我之专，击彼之散，卒为十共击一也。我专为一，故众；敌分为十，故寡。”张预曰：“见敌虚实，不劳多备，故专为一屯。彼则不然，不见我形，故分为十处；是以我之十分，击敌之一分也；故我不得不众，敌不得不寡。”陈启天曰：“共，如《左传》‘以什共车必克’之共，当也。‘以十共其一’，谓以十当其一也。”

能以众击寡者，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！

（训义）杜牧曰：“约，犹少也。”张预曰：“夫势聚则强，兵散则弱，以众强之势，击寡弱之兵，则用力少而成功多矣！”

基博按：《孙子》之所谓“专”者，近世战术之所谓“集中”也。拿破仑大帝有言：“欧洲名将尽有，然注意之端不一，而思虑以纷！我独注意一事，曰敌人之集中。”苟敌人集中，而我不及集中，以为所乘；则敌专而我分，敌众而我寡，而我败矣！倘我集中，而敌人未集中，则我专而敌分，以众击寡，而吾之所与战者约矣！法国卓莱少校者，欧洲第一次大战时霞飞大将之裨将也，以凡尔登之役，断腿而退休焉；及大战之终，而卓莱独居深念，以为法之胜，幸也！德法之世仇永不解，德法之恶战必再见。于是博学审问，请益宿将，以著一书曰《新军论》。中引名将叶福德之言以论拿破仑曰：“拿破仑之战略战术，常不为守而为攻；其为攻也，必攻敌人之主力以擒贼擒王；而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行动，攻其不备。其行军也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必以迅速集合而集中吾之兵力以施突击。而所以善其运用者，则恃乎意志之自由，独来独往，不泥成例。菲烈德立大王，亦古之善用兵者，然其惯用迂回侧击背击之法，犹有一定之迹象可寻！若拿破仑者，变化不测，因敌制胜；其意志虽至刚；而战略战术则无伸缩不自如之硬性；而敌不知其所攻也！”然则拿破仑之用兵也，运用我之集

中，而不忽人之集中；形人而我无形，所以我专而敌分也！一九〇四年，日俄之战，日之所以胜，俄之所以败，其因不一；而日海军之集中，俄海军之不集中，亦其一端！俄在东洋海军之力，固较日本为薄；然合东西洋海军力之全体，则较日本为优！方其先之胁日本以还我辽东，日之所以慑俄而降心相从者，海军也！日俄之将战也，俄之兵家，谓：“调陆军于远东，不如日本之易！如日军不绝增援，俄军即不得不退；惟有增派东洋舰队，阻日军不得登岸；即登岸，亦可绝其后援。”日人亦惴惴焉！使俄能集中全国之海军，游弋太平洋；日海军寡不敌众，殊无用武之地；纵出奇制胜，而俄海军力雄，必不致一蹶不振；则日本陆军必不能源源济师以增援辽东，而运用不能自如，胜负未可知矣！乃计不出此；而日人得集中其海军以对旅顺、海参崴及波罗的海之俄舰队，各个击破；于是陆军之势遂破！日济师，而俄不能继师，再战再北！苦鲁伯坚尝太息于海军之败绩，以为最痛心之举也！今英、美之于辽东，未易以陆师增援；亦如当年日俄战争之俄，未易以陆师增援辽东。而日本乘英、美之不虞，先发制人，集中空军海军，以袭美之夏威夷群岛，英之马来亚半岛，歼灭英、美海军之一部，而握太平洋之制海权；然后从容济师以攻马来亚，围香港，掠荷兰东印度；亦如日俄战争之时，日本不待宣战，而海军司令东乡平八郎即集中舰队，袭击俄舰队于旅顺，于仁川；毁其海军力，以握东洋之制海权；而后从容济师以渡辽增援也。盖其战略之史例如此，无足怪也！如必执狙诈无信以为谴责，只可以为外交之词令耳！倘实信其然，不几于痴人说梦乎！然吾知其无能为也！日本有数千哩之海岸，已虞备多力分；而陆地战线之延长，三倍于苏联西境之战线；而又威胁苏联以远东赤军不许西移，而牵制日军数十万人以与相持；树敌愈众，兵力愈分，无法集中，予敌人以各个击破耳！今而后，莫余毒也已！

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；不可知。则敌所备者多；敌所备者多，则吾所与战者寡矣！

（训义）曹操曰：“形藏敌疑，则分离其众备我也！言少而易击也。”杜佑曰：“言举动微密，情不可见，使彼知所出而不知吾所举；知所举而不知吾所集。”梅尧臣曰：“敌不知，则处处为备。”王皙曰：“与敌必战之地，不可使敌知之，知则并力得拒于我；曹公曰：‘形藏敌疑。’”

基博按：此近世战术之所谓机动也。拿破仑之集中，无不以机动；而注意敌人之集中，即虞敌人之机动。法国步兵操典曾有明析之指示曰：“机动者，盖运用应有之方法，而出其不意以对敌人集中之谓也。”使集中而不出以机动，则我集中，敌亦集中，而为主力之对抗，安能“吾所与战者寡”乎！惟出其不意而为机动之集中，然后“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”，“敌所备者多”，而吾所与战者寡耳！故备前则后寡，备后则前寡；备左则右寡，备右则左寡；无所不备，则无所不寡。

（训义）杜佑曰：“言敌之所备者多，则士卒无不分散而少。”寡者，备人者也；众者，使人备己者也。

（训义）孟氏曰：“备人，则我散；备我，则彼分。”杜牧曰：“所战之地，不可令敌人知之。我形不可测，左右前后，远近险易，敌人不知；亦不知我何处来攻，何地会战；故分兵彻卫，处处防备。形藏者众，分多者寡，故众者必胜，寡者必败也。”张预曰：“左右前后，无处不备，则无处不兵寡也。所以寡者，为分兵而广备于人也；所以众者，为势专而使人备己也。”

基博按：善攻者，敌不知其所守，善守者，敌不知其所攻，反覆推勘，其神微在“形人而我无形”；而其机括在虚实。明于虚实，则我可以专而攻敌之分；不明虚实，则敌得以专而攻我之分。就近代战术而论，试仍以一九一七年法国赴美军事委员奥维埃所陈取守势之作

战法为证，其说以谓：“敌人狡诈异常，每于将进攻前出种种奸谋以愚吾军，或则于前敌各处，悉立有取攻势性质之建筑工程以为疑兵之计。或其可用之军，本在后方休息，突运往某处前敌，顾非自其地进攻，特以处心积虑，欲愚其所占地内法、比居民及我军间谍。至其果自何处进攻，主力军何在，实不易捉摹；若同时数处进攻，则必系疑兵之计，以分吾军兵力。如敌人于攻击凡尔登前，先攻其北诸地暨香槟、业罗拉纳二地；吾人虽明知其志在凡尔登，然军队不能集中。吾人又稔知敌人必先声东击西，多方以误我；然又不敢断其皆无重要关系。我以备多力分，敌遂捣虚而入。”则是攻者得以专而乘守者之分也。夫攻者易为专，而守者难为专；然则如之何而可也？曰：我无形而以形人而已。形人，则我知所为守而易专矣！形人则如何？依取守势之作战法：“吾人如知敌人之将大举进攻，参谋部中人聚而测以三事：（一）敌军之真正意向。（二）敌军将在何处前敌之某段进攻。（三）敌军人数。然推测，必以事实为根据。我军各军各处间谍，奉命分道侦察；飞机亦出动伺察，摄影参考，以证敌军屯扎地点之变迁；并命前敌各段步军前进挑战，以试其主力何在，某地驻某师。而以所俘德国俘虏，隔别研诘。综合各方报告，从事推测；审知敌军确在前敌之某段，集中兵力，后方复有大军接近进攻地点，或有铁路相通，虽远，瞬息可至，将由之进攻，即命其地之防守军官警备。于是防守军官复聚而推测，敌人如由某段进攻，必先占某地，而于某地设种种障碍物以阻大队敌军之全面攻击；于是敌军以障碍而不能用众，不能不化整为零以分队进攻；吾人又预筑炮垒若干于其间，使分队进攻之敌军，不得互相顾助。我乃厚集兵力于后方，伺其深入无继援，而突加反攻。”则守者又得以其专而反攻敌之分矣！方其未战也，敌多为形以乱我之耳目；我必形敌以窥敌之虚实。“形人而我无形”，则我之虚实不见，而敌之虚实尽知；守则运实于虚以守所不攻，攻则避实击虚以攻所不守。此曰“趋其所不意”，又曰“攻其所不守”，

是即《计篇》所谓“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”也。倘敌已戒备于我，惟有形人而我无形，多方以误，使敌不知所为备，备多则力分，而后以我之专，乘彼之分。此则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，德人之惯技，而法人之所虞者也！

故知战之地，知战之日，则可千里而会战。

（训义）杜佑曰：“夫善战者，必知战之日，知战之地，度道设期，分军杂卒，远者先进，近者后发，千里之会，同时而合，若会都市。其会地之日，无令敌知；知之则所备处少；不知，则所备处多；备寡则专，备多则分；分则力散，专则力全。”张预曰：“凡举兵伐敌，所战之地，必先知之。师至之日，能使人人如期而来以与我战。知战地日，则所备者专，所守者固，虽千里之远，可以赴战。”

基博按：“知战之地”，“知战之日”，两“知”字，承上文“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，不可知，则敌所备者多”之“知”，乃指敌人知；谓未能“形人而我无形”也。正与下文“不知战地”，“不知战日”，两“不知”语意反正相生。诸家注未能融贯上下文，殊穿凿失其指也！

不知战地，不知战日，则左不能救右，右不能救左；前不能救后，后不能救前；而况远者数十里，近者数里乎！

（训义）张预曰：“不知敌人何地会兵，何日接战，则所备者不专，所守者不固；忽遇勍敌，则仓遽而与之战，左右前后，犹不相接；又况首尾相去之辽乎！”

基博按：“不知”，乃敌人不知，非张氏之谓也；说前见。以吾度之，越人之兵虽多，亦奚益于胜败哉！

（训义）陈皞曰：“孙子为吴王阖闾论兵，吴与越讎，故言越。”张预曰：“吴越邻国，数相侵伐，故下文云‘吴人与越人相恶’也；言越国之兵，虽曰众多，但不知战地战日，当分其势而弱也。”故曰胜可为也。